

cmchao / September 13, 2017 09:35AM

[我媽對我說，我們是來自中國的「山地人」](#)

我媽對我說，我們是來自中國的「山地人」

BY 讀者投書 · 2017/09/12

1960 年代的緬甸勳勇，最左的少女即為筆者的外婆。最左應為游擊部隊二軍軍長吳祖伯，後面兩位是台灣派去的教導總隊人員。1960 年代的緬甸勳勇，最左的少女即為筆者的外婆。最左應為游擊部隊二軍軍長吳祖伯，後面兩位是台灣派去的教導總隊人員。

「對阿！我們是山地人……你外婆的媽媽是巫師。」兒時媽媽的一句話，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腦海。但一直到我 21 歲的那年，我才從舅公和表舅口中，第一次知道那個藏在我內心很久且不得而知的身分——阿卡族。

「我們是南坎阿卡列（廖）車股*。南坎*（音近似：Na Kha）（註1）是我們的祖居地，在現在雲南西雙版納勳海縣內的南坎寨。在中國，我們這一族被叫做哈尼族（編按1），在西雙版納被特別叫做優尼族，其實就是我們「阿卡」（編按2）。列（廖）車股*是我們的姓，少數民族的姓，是祖先流傳下來的……」

也是在那個時候，我才真正知道帶我長大的外婆真正的名字叫做「布珠」*，阿卡話的意思是白白淨淨的小女孩。

被中華民國騙出自己的家鄉，我們的轉型正義何在？

為了這個不知道哪裡來的軍隊，他們離開自己的部落、族人與土地，他們的歷史正義在哪裡？「小弟我跟你講我怎麼出來的，那時候游擊隊到我們村子裡面來，他等於是招兵買馬啦！管你幾歲都給你抓來，給你排隊，他用騙的手段！

那個時候我們村子是真的需要槍，然後他說：『我帶你們去拿槍！』我大哥就跟我講「你不要去」，我沒聽，結果越走越遠……過了幾條江。越走越遠，回不去了！……」佯族的李大爹幾近憤怒地跟我講了這段話。聽著他敘述著當年如何從雲南瀾滄縣內的一個小部落被「騙」出自己的家鄉，我不禁問自己，到底有多少的少數民族耆老遭遇過這樣的對待？

「我跟我老公差了 40 歲，那不是願意的，是勉勉強強……」講起這段搶婚過往，傣族（擺夷）的玉大媽眼神中透露的無奈，訴說著許許多多滇緬少數民族大媽們的共同生命經驗。講著家鄉西雙版納的潑水節，玉大媽開始與我唱跳起擺夷歌舞，與我的姨婆講起兒時模糊記憶中的擺夷話，「這個語言真的還沒有死亡！」我內心不禁一陣心酸，想著她們真的是台灣這塊土地上僅存的滇緬少數民族耆老，她們身上背負的是一段中華民國在建立過程中被埋沒的不正義。

我們的語言還沒有消失（註2），但正在隨著老人家的身影，離我們越來越遠。

台灣原住民族在總統道歉後，開啟了轉型正義的各項政策。但我們滇緬少數民族當年為了中華民國在異域叢林奮戰，少男被抓去當幼年兵，10 歲的孩子背著跟自己一樣重量的彈藥。少女不到 15 歲就被搶婚，在逃難的時候臨盆生產。

為了這個不知道哪裡來的軍隊，他們離開自己的部落、族人與土地，他們的歷史正義在哪裡？

我們被歷史遺忘，但我們從未遺忘自己

從沒想過媽媽兒時的一句「我們是山地人」，背後所蘊藏的是深刻的族群文化與歷史記憶，而我們正是那一群在歷史中被遺忘的人。「來的時候都很小，什麼阿卡、擺夷、老黑……

不記得了。」老人家每每講起自己的族群身份，總是會先講這句。

但真的是如此嗎？

邊放著我從西雙版納阿卡族部落朋友傳來的音樂，我的舅公與表舅不約而同地都唱出了一首阿卡族男女對唱的情歌：

「『Osha mia lee amee

o』*，意思就是『我好痛苦啊，是為了思念妳好痛苦！』男的唱給女的聽是『Amee』（阿悶）*，amee

是女人；女的唱給男的聽就是『阿威』*……因為我們阿卡工作的時候，有的時候是中間隔了一個河谷，兩個山面對面嘛！這邊山唱歌對面也聽得到啊！他所思念的人在那邊他就唱啊！」

不只是歌曲，許多阿卡族重要的生活文化習俗，老人家其實也都記得很清楚，我的表舅甚至能夠追述五代祖先的名字，還能清楚講述禁止生雙胞胎的習俗。

「雙胞胎是鬼，不能要。」

「生雙胞胎給他弄死，拿那個我們在家裡面燒木材的灰，用那個灰把那兩個小孩給悶死，悶死拿去丟掉；然後他一家人不管有幾口，趕出這個村莊，去外面流浪一年……

這一年，任何人都不能跟他們講話，不能跟他們接觸。它的理由很簡單，我們阿卡講『錯吓』（tsaw peh），就是鬼附身，邪靈附身。就因為邪靈附身，你們那個家才會生兩個小孩，所以把你們整個家趕出去……流浪，等你們把這個邪的東西弄乾淨，才可以回來。」

聽著家中耆老講著在泰國北部的親戚，講著當年逃難之前兒時在緬甸時的部落童年生活，我像是重新認識了自己，認識了我的家人——從沒想過媽媽兒時的一句『我們是山地人』，背後所蘊藏的是深刻的族群文化與歷史記憶，而我們正是那一群在歷史中被遺忘的人。

除了平埔族群，別忘記我們；僅以此篇與原住民朋友和廣大的社會大眾分享。

並敬我已逝的外婆與所有在那個時代遭遇苦難的人們。

語言和文化並未消失，需要的是紀錄與傳承。

1960年代的緬甸勳勇，最左的少女即為筆者的外婆。最左應為游擊部隊二軍軍長吳祖伯，後面兩位是台灣派去的教導總隊人員。

1960年代的緬甸勳勇，最左的少女即為筆者的外婆。最左應為游擊部隊二軍軍長吳祖伯，後面兩位是台灣派去的教導總隊人員。

附註

所有*皆為族語，暫時無法以正確的羅馬拼音紀錄，若有相關語言學、人類學專業的專家有興趣，歡迎隨時來信聯繫，若能提供協助，感激不盡。

仍有部分耆老能夠完整、流利地以擺夷話溝通。

編按

在中國，阿卡族被稱為哈尼族（Hani），列名中國第16大民族，在文獻有「和夷」、「和蠻」、「和泥」、「離泥」、「倭泥」、「哈尼」、「斡泥」等外稱。祖居地為中國雲南，目前在緬甸、寮國、泰國、越南等國均有族人分佈，總人口約175萬。

一說，阿卡族（Akha）意思是「我是遠方來的人」。

延伸閱讀

行政院將正名平埔！但你知道為何是「平埔原住民」而非「平地原住民」嗎？
草莽沒有錯，草包才是問題—為什麼民進黨不應分開處理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？

關於作者

張博濤，台大森林系，大學時期遇見人類學後對原住民族土地議題甚感興趣。兒時曾被阿卡族的外婆在龍潭的干城五村帶大，但遲遲到這一年才解開自己的身世之謎。希望能逐漸投入族群文化的復振和耆老歷史的重新撰寫，回到異域尋根。

目前正希望能以紀錄片和書籍的方式重新記錄，期盼能找到與自己一樣有這樣血緣的人一起投入，歡迎以臉書方式聯繫瑪努文化工作室。
